

浮世绘影

## 突然停电

■ 汤飞

在二十来年前，停电简直不是一个够格拿到台面上来讨论的问题。我记得，彼时家里的照明工具是煤油灯，光线昏黄而安静，伴有轻微的煤味，会燃烧出漂亮的灯花，大人们说那是煤花，我想：梅花是烧出来的吗，奇怪哉！

后来通了电，用上白炽灯，依然昏黄，只不过更亮一些。因地处偏远，停电属于家常便饭，所以煤油灯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备胎。如果停电，也不气馁，可以做的有趣事太多了，尤其是夏夜。邻居们摇着蒲扇步出家门，来到宽敞的院坝里，主人家热情地搬出凳子，随意而坐。趁着淡淡的月光，谈些乡村旧事和耕作收成，它们如夜空的星星一般小而密集，似乎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小孩子对这些事毫不感兴趣，结对嬉戏打闹，扮武林高手，围着人群转圈奔跑，即使满头大汗亦在所不惜。或者央求学识渊博的长辈讲神话鬼怪故事，三打白骨精、天仙配、封神演义、聊斋等均在其列。小伙伴们有的听得聚精会神，有的听着听着就困睡了。由于故事精彩曲折，虽已夜深而意犹未尽，甚至抱怨电来得太快，故事尚未听完呢，于是缠着长辈讲了结局才放他回家。孩子们的无电生活，如碧海里的明月一样简单而灿烂。

直到有一天，我们已经长大了，不再喜欢那些王子公主式的故事，然而电的脾气还是一如往昔，说断就断。拉闸限电时要断，暴风雨或打雷时要断，因为供电设备和线路出现故障而停的情况多不胜数。即使是身处学校，都无法将之拒于门外。

我在乡初中读书时，停电是同学们最喜欢的。灯管熄灭，教室陷入漆黑的一刹那，大家拍着课桌，欢呼雀跃。停电意味着我们不用上课和做作业了。但忽然意识到老师还站在讲台上，只好立即噤声。老师沉默片刻，沉声道：自习！然后走出教室。

我们得先用黑色的眼睛在黑夜里寻找光明——蜡烛，同桌的两人合资去小卖部买回一支，点燃后驻立于“三八线”上。此时，两人再无争执，而是友好地共享光明。没有了学习重压，学生如脱离五指山的孙猴子，原先的纪律几乎不必遵守，可以前后左右互相闲谈，或者传递纸条，沿途之人十分乐意充当邮差。那时候彼此青春懵懂，流行寻找笔友，分享快乐、倾吐忧愁。自此，我和一位同学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笔友生涯，积累了厚厚一沓信件。后来，笔用得越来越少，友情自然越来越薄。始于断电的情谊，终于断了联系，这就是宿命。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电的地位愈发重要，人们再也离不开它。小到做饭、吹发，大到电脑办公、电话洽谈、电梯上下。在互联网+的潮流下，人们对停电再也无法容忍，它会造成极大的空虚或损失。一旦没有了电，电脑、手机、电饭煲全都成为废铁，一无用处。有几次，家里停电了，作为唯一解闷稻草的手机，电量很快消耗殆尽，一时之间竟无所适从。我们的眼睛习惯注视电脑屏幕，手里习惯握着手机，注意力在大小屏上来回转换，以此为媒介了解地球村的新闻动态，阅读中意的信息。没电了，约等于没命了啊！

此刻，我不得不转移注意力，打算手写一份资料，岂知短短一行文字便涂改三次，而且字迹潦草，不复往日书写之流畅。只好随手翻出一本书，定气凝神读上几页，方才渐渐忘却停电带来的重重烦恼。舒服极了。

南宋词人蒋捷写下一首《虞美人·听雨》，生动描述不同年龄听雨时引发的家国悲欢之情，加以改动，完全可以用来表现我们不同时期对待停电的态度：少年停电偏乡下，邀月谈闲话。学生停电课堂中，烛泪低垂鸡鸦驱西风。而今停电空虚冷，寂寞难成梦。手机电脑废如渣，实在无聊死了救人呀！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冷暖人间

■ 曾繁诗

父亲去世快三十二年了。在第二十个祭日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短文怀念他。荏苒之间又过了十二个年头，然而时光流逝冲洗不掉对父亲的思忆，岁月沉淀让父亲的影子愈发清晰起来。

我的童年是在琼海老家度过的。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祖母、母亲和我们五兄弟姐妹都住乡下，父亲孤身一人在海口工作，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也是那时岛内屈指可数的作家之一。因工作关系，父亲总是马不停蹄，东奔西走，一年难得回家几趟。每次回家往往也只是小住几日，长则十余天，一来探望老祖母，和家人相聚，二来可以静下心来完成他的新闻稿和文学创作计划。

这几个难得的时间段，是我一年中过得最快乐开心的日子。父亲一到家，祖母、母亲就忙开了。会下蛋的老母鸡、几个过年菜都被端上了饭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张罗一桌好饭菜，都是要极尽所能的。晚上，家里就更热闹了。院子里摆满了长板凳短板凳、高木椅矮木墩，年长的、年幼的坐得满满当当，都来听父亲讲古，以及他在外面的见闻。我总是听得入迷，母亲催促再三也不舍离去。翌日，天朦朦胧亮，父亲就把我从被窝拽起，带我去晨跑。在乡间小道上，父亲光着膀子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跑着，我在后头气喘吁吁地跟着，有时跟不上了，只能远远望见父亲那宽厚的背影，这情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流年剪影

## 又是一年将尽月

■ 颜小烟

记忆中，小时候的年份仿佛是从腊月中旬就开始的。那时候的父母一年到头忙于生计，只有等到了腊月中旬才能腾出时间置办年货，给家里的孩子添置新衣新裤。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时光，可以拉着父母的手随他们坐车到县城一起逛“衣裤行”，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一些平时吃不到的零食，还可以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感受着难得一见的繁华与喧嚣。

街上的地摊随处可见，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香烛供品的，卖烟花爆竹的……各色年货，应有尽有。我尾随着父母从街头走到街尾，又从街尾走到街头，直到他们手中的那张购物清单全都打上了勾，才踏着暮色跳上最后一班车往家赶。母亲说，她必须在腊月廿三送灶公上天之前把所有的东西买齐全，否则之后的忙碌将使她无法分身。

那天之后，父亲便隐去了身影，母亲则用她的忙碌，为年的到来拉开了序幕。

而我所有关于春节的记忆却是从腊月廿四这天开始的。这天天刚蒙蒙亮，趁灶公不在家，母亲和桂伯母就已开始迫不及待地对家里所有的屋子进行“探竖”了。十多间横屋、7间正屋，外加厨房、卫生间和鸡舍等等，任务繁重，可是母亲和桂伯母却从来没有发出过一句怨言。我一直无法理解的，是她两位瘦弱的女子，是如何年复一年不知疲倦地对全家掸拂尘垢的。

对于我们而言，其中最有趣却又最恐怖的除尘任务就是冲洗厨房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还边刷墙壁边唱歌，等刷到个都已饥肠辘辘时，因没有午饭可吃，便个个蔫蔫地靠在走廊的柱子上不愿再动，任由各自的母亲把剩下的工作独立完成。

到了下午，母亲还会把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搬到莲雾树下的老水井旁，在稀里哗啦的打水声中，在轻轻松松的嬉笑打闹中，我们轻而易举就能把全家几十口人过年要用的各种瓷器擦洗得锃光亮滑。

劳累过后，我们迎来了相对比较清闲快乐的几天。母亲从橱柜里翻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具，在我们的协助下，母亲开始油炸“京果”、花生饼、饺子、“领带花”、“猫耳朵”……所有的食物刚出来的第一锅，肯定会被我们大块朵颐。当然，最让人期待的还是每天晚上一两锅的“糖贡”制作。那时，父亲总会在场，家里的厨房也总会围满四面八方的邻居，大家赶着看看究竟是谁家的“糖贡”火候到家、甜度适宜。每当父亲在竹匾中把藕块的“糖贡”压实再切成方块倒在另外的竹匾中时，那诱人的芳香

# 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俟父亲爬完格子，开心的时刻就来了。老家的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鸡岭，毗邻官塘温泉和白石岭，风光旖旎的万泉河逶迤流淌。乡间绿树成荫，阡陌纵横，河沟里草丰鱼肥。父亲组织一帮后生到河沟里捉鱼，乡下叫“辟幽”。先是垒坝基，切断水源，再用水桶、畚斗将水排干，之后，就到了振奋人心的时刻，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被捉到篓里桶里来。尖叫声、欢笑声、鱼跃声此起彼伏。父亲在田埂上指挥着“战斗”，临了他总会发出指令：“好了，上来啦，留下几条做种吧！”接下来便是分享胜利果实，将鱼平分若干份，一人一份。然后到清澈的河沟里洗净身上的污泥，上岸穿衣弹冠，大摇大摆地归去。我兴冲冲地尾随其后，撩帽望天，白云飘浮，感觉天是那么的蔚蓝。

回到家，母亲便极尽其烹饪天赋，做了一桌丰盛的鱼宴，一家人围桌而坐，其乐融融，我们几个小仔更是喜形于色，大块朵颐。这样快乐的日子，年复一年，一直延续到我小学毕业。

1977年，我随父亲转学到海口。父亲住的是公房，约十平方米，摆设很简朴，一个书柜、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张床。每天我完成作业，就帮父亲抄写文稿。晚上父子俩就同睡在一张不太宽敞的床上。在中学的那几年，是我和父亲最亲近的日子。

父亲酷爱读书，尤其爱古诗文，一本《古文观止》读得烂熟。虽早过不惑之年，还能一字不落背下《醉翁亭记》

这样的名篇。入夜睡前，父亲给我背古文，当背到《后赤壁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样的美句时，便停下来赏析一番。当背到《陈情表》的“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父亲动情了，在黑夜中听得见他的哽咽。我知道父亲又想起乡下的老母亲了。

父亲不止一次与我谈起祖母。祖母怀胎二月，祖父就因生活所迫下了南洋，四十余载音信杳无。祖母一人勤俭持家，把父亲养大，供他读书。为凑足学费，祖母上山砍柴烧炭，常常从乡下挑着木炭，走二十多里路，清晨到达县城，沿街叫卖。每每说到这，父亲总会情不自禁，说没有祖母，他“无以至今日”。祖母去世后，父亲在她的墓碑上铭刻了“勤俭”两个大字。

记不得多少个夜晚，父亲就这样与我谈诗文，讲人生经历，说珍闻趣事，末了习惯性地侧过身子背对着我睡去。我也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有时半夜从梦中醒来，模糊中看见父亲那宽厚的后背，仿佛眼前是一座山。

在父亲的熏陶下，静心读书也成了我的爱好。父亲常给我荐读名著，我每读完一本，便与他交流收获。中学时我严重偏科，对数理化有种恐惧感。父亲虽感无奈，却没过多责备我。每当我把老师在课堂上念过并画了不少红圈圈的作文呈父亲看时，他

眉宇间便立刻舒朗起来。

后来，我上了大学，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就渐渐地少了。大学毕业后，我成了父亲的同行。上班第一天，父亲目送我出门，眼中多了几许宽慰、几许期待。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父亲苍老了许多。父亲患高血压、心脏病多年，救心丹随身携带，长年与病魔抗争而笔耕不辍，曾几次突然病发，幸抢救及时才免于难。每次出差在外，我总为父亲揪着心，生怕有什么不测。忘不了1986年那个黑色的星期三，我正在海南农垦大坡农场采访。中午时分我突然感到有种莫名的心痛，一种不祥的预感挥之不去。果然，下午单位来车，说有事接我回海口。我确信那该死的墨菲定律应验了，突然间感到天要塌、山要崩了。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天上午，父亲到机场迎接一批新闻同行，之后回家吃饭午休，等母亲收拾碗筷回房，看到的是让她撕心裂肺的一幕：药瓶盖子已打开，救心丹撒在床上，父亲却已撒手人寰。每次想起母亲描述的这一场景，我都会想，父亲每天都是怎样和病魔搏斗的呀，如果那天能多给他一秒钟，也许就能与死神擦肩而过。想到这，我总是心痛不已。

父亲就这样悄然走了。虽然走了这么多年，但我总觉得他还在。在过去的一段日子，我曾有过逆境，消沉过、迷惘过，却常常在梦中被父亲点化，让我顿悟，静心笃行。



草木芳华

## 玉兰花

■ 赵敏

还没立春，院子里的那几棵玉兰早就打包了——楔形毛，毛绒绒的立在枝头直指天空，加上玉兰花的枝杆都不细，真是有几分神似中国的毛笔，所以，玉兰被古人称作水笔便不奇怪了。

冬天，院子里那棵玉兰树的叶子还很繁茂，但树干上却粘满了星星点点的白，一团团的，像是生了疮的皮肤，看得人有些不适。问颇有种花心得的朋友，答复是染了蚧虫病——一种植物易患的病。于是买了药水，以一比一千的比例兑成药水喷洒，却不见效，后来得知得先把那些吸附在植物上的白色小虫清除掉，于是索性把所有的树叶摘了，还把一些长势不好的枝杆也剪除了。后来看着那棵像被扒光衣服的玉兰树，心里不禁有些忐忑，生怕它抗不过这个冬天，死了。真实的心理是，树不是我种的，又不太喜欢紫色的玉兰花，觉得不如白玉兰来得高贵和典雅。所以，上海人才会选白玉兰做市花，而不是其他颜色的，比如白玉兰和紫玉兰杂交出来的二乔玉兰，那淡淡的红是最娇羞。可真要是因为我的不妥造成这棵玉兰的枯败，内心又多少又有些不安。

所幸，没过太长时间，玉兰树竟发出了新芽，迎着明亮日光，新芽透着淡紫的粉嫩，初生的娇弱与倔强。每次总是要细数新抽出的小芽，是不是又多了几片，原先的是不是又长大了些，心里总是多几分欣喜，旁人只是不痛不痒地附合说，玉兰花其实很好养活，干湿皆可，对土质也没有太多的挑剔。

诗路花语

## 诗词二首

■ 陈健春

七律·红城湖漫步

几多雅兴问风光，  
步指红城绮陌长。  
素水扬花波潋滟，  
湖风摇月影飘香。  
惊鱼跳浪琼楼笑，  
俊鸟徊翔玉宇彰。  
灯火繁星流异彩，  
豪歌高奏在前方。

雨霖铃·寒光

寒光初透，褪消残梦，月树摇就。  
霜枝老梢无语，依稀嫩点、风姿云岫。  
漫舞天边好景，碧霞浪花又。  
壮丽远，千里茫茫，更是悠悠残鸿茂。

冰心傲雪寒风瘦，那芳华、冷艳山河秀。  
兴衰已过多少，吹更绿、野妍倾亩。  
自在逍遥，寒笑千秋，玉宇翘袖。  
且未尽、还驾风云，竟九天繁绣。

## 发生

■ 郑南浩

清晨的脱蛹分娩出我  
到了中午，我的羽毛长得丰美  
阳光笑得灿烂  
我飞，飞到已经发生的故事里  
从牙牙学语的门前  
窜进关着许许多多眼睛和嘴巴的笼子  
游来游去，等着黄昏卸下金色的桂冠  
酒神的杯盏开始斟上月亮的银浆  
一对对发酵的眼神点亮  
瞬间  
我才猛然发现——  
父亲曾经牧羊的山坡上  
整整齐齐牧着我满身疮痍的一生

## 风过有痕

■ 王谨宇

那时，夕光在河面荡漾  
船只半睡半醒  
摆渡的人，已不知去向  
水草搁浅着  
青山有牧师一样的尊容  
候鸟却一直在低处  
来回盘旋  
我只是奢望  
黑夜来得慢些，再慢些  
只是奢望，风过有痕

## 骑楼老街即景(歌词)

■ 郑有基

(一)  
你看惯潮起潮落，你知道兴衰成败，  
你留下古风遗迹，你叫人万般感慨。

四牌楼静静挺立，宋时的记忆犹应在，  
五层楼巍巍形象里，南洋的传说放光彩；  
水巷口悠悠等候，当年的货船是否来，  
环海坊堂堂商号里，许下的承诺不会改。  
东门街熙熙攘攘，生计的奔波仍无奈，  
天妃宫袅袅香火里，平安的祈祷永存在；

海甸溪汨汨奔流，远久的期待已澎湃，  
老钟楼阵阵响声里，美好的希望传天外。

(二)  
你见过人来人往，你历尽冬去春来，  
你充满喜怒哀乐，你叫人难以忘怀。

娇嗔的三姐哟，你还不下楼来？  
番客千里南洋归，你怎么不理睬？  
偷懒的伙计哟，你还不到柜台？  
客人来店做生意，你怎么开小差？  
唱戏的名角哟，请快点来登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千古情解心怀！  
说古的伯爹哟，请来盅老爸爸茶，  
天南海北故事多，让大家乐开怀！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